

Little Saint

小聖徒

漢娜·格林 著

李璞良、溫力秦、謝明學 譯

妳，這位勇敢的小聖徒，
妳那眩目光芒雖隨著時間的流轉而消逝，
但妳的精神卻始終屹立不搖，
並帶著少女的歡笑治療人們的創痛，
保衛著人間的正義和降臨人世間的新生命。



第十三届全国书市样书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小聖徒/漢娜·格林 (Hannah Green) 著; 李璞良、溫力秦、謝明學 譯.- 初版.- 台北縣新店市: 高談文化, 2002

面; 公分

譯自: Little Saint

ISBN 957-0443-47-2 (平裝)

1. 傅伊 (Foy, Saint, ca.290-303) - 傳記

2. 基督徒-法國-傳記

249.6

91008953

小聖徒

作者: 漢娜·格林

譯者: 李璞良、溫力秦、謝明學

發行人: 賴任辰 總編輯: 許麗雯

編輯: 魯仲連 劉綺文 黃玉齡

行銷部: 楊伯江 朱卉好

發行: 高詠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: 台北市信義路六段29號4樓

電話: (02) 2726-0677 傳真: (02) 2759-4681

E-Mail: c9728@msl6.hinet.net

定價: 新台幣300元整

印製: 炬曄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郵撥帳號: 19282592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省業字第890號

Copyright(c)2000 by HAnnah Green.Through BARDON

Chinese Media Agency. Complex Chinese Edition

Copyright(c)2002 CULTUSPEAK PUBLISHING CO.,

LTD.All Rights Reserved. 著作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本書文字非經同意, 不得轉載或公開播放

獨家版權(c) 2002高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2002年7月初版

Little Saint 小聖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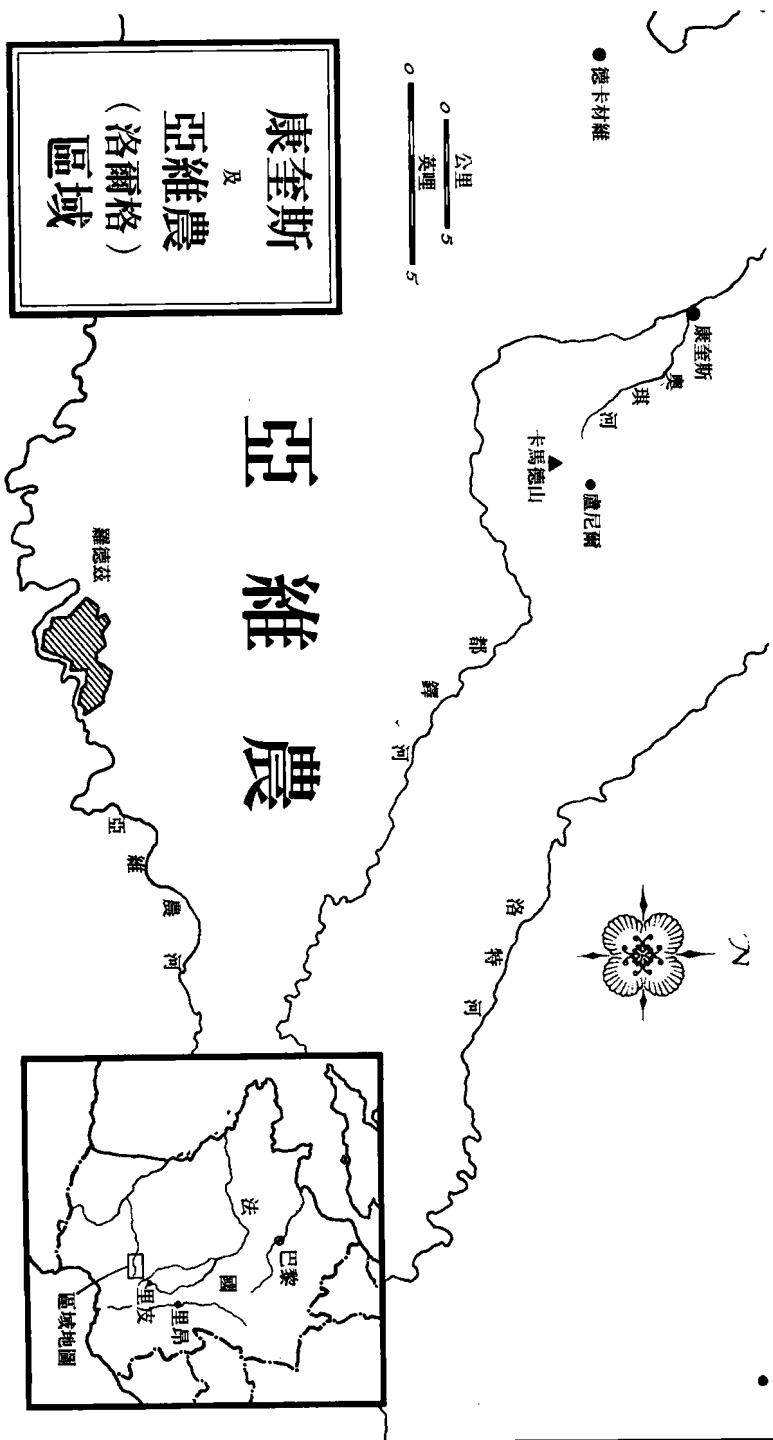
漢娜·格林 著

李璞良、溫力秦、謝明學 譯

高咏文化

目錄 *Index*

第一部	早晨：	寶庫的沒落	0 0 8
第二部	下午：	多爾曼的復興	1 2 5
第三部	傍晚：	航行在康奎斯	2 4 3





第一部 早晨

寶庫的沒落

在修道院遠遠的一角，座落著一間叫「寶庫」的房子，長長的外形像是間教堂。裡面有個由黃金裝飾的雕像，個頭不大，一臉肅然，被珠寶蓋著的她正端坐在自己的寶座上，王冠上還有個金色的帶狀頭飾。

上到山來，可見到高大的傑克正佇立在小屋後的山泉邊，過去我們曾來這兒小住過數次，這回又舊地重遊，打算租下這個小屋度過酷暑。現在是一九七九年六月，聖約翰日還沒到，只見約翰正打算修理他的腳踏車輪胎，到了下午，我們還要去魯尼爾（Luna）呢！

山邊的石堤有處深凹進去的壁龕，這道泉水即往前流經這兒的龕口，並飛濺到下面的圓形盆地上。此時陽光正在水面上躍動著，反光所形成扭曲晃蕩的斑花也像飛蛾一樣，在壁龕上方的石頭堆裡舞弄著。只見它表面斑駁，酷似張扭曲的鬼臉，在護衛著教堂，把它和講壇的外牆隔離開來。那講壇位於教堂北邊，地勢較兩側入口處高，而鐘聲則每到十一點就會響起。

曬成一身古銅色肌膚的傑克身強體壯，且有雙巧手，十分能幹，此時正拿起內胎放進水裡。

「啊！他真是個又漂亮又和善的好孩子！」貝奴（Beati）夫人一早就這麼說道，笑得一臉燦爛而甜美的她，眸子蔚藍如天，而滿頭蒼髮和面色則雪白若雲。我在她那間位於女

修道院裡的小公寓內盤桓片刻，把她打算借給我的那本書給收了下來。「我並不怕死，」她悄悄說道：「我對自己還有信心。」同時舉起右手，做出一個大鵬展翅的動作，樣子是那麼純然無瑕，在我看來她的靈魂就彷彿出了竅，越過窗子振臂高翔，然後凌空而下來到教堂下方的墓地。只見她朝著那方向揮舞著自己的手，「我已經在那兒訂了位子！」語氣中夾雜了驕傲與幽默。

有時候她也會得意洋洋地說：「我會以聖母瑪莉亞的名義前去那兒。」

我對傑克說：「今天一大早貝奴夫人還這麼說你呢！『啊！他真是個又漂亮又和善的好孩子！我想每個人都同意的。』」傑克笑了，一臉愉悅，到今年十一月他就堂堂邁入知天命之年了，聽到有女人這麼形容自己自然樂不可支，不過，貝奴夫人也高壽九十一了。

「九十一歲！」

「是九十一歲半！」吾友蘿莎麗（Rosalee）糾正我。

在一個晴朗的早上

蘿莎麗走出戶外，來到花園

打算剪一束花

那清香怡人的花朵

貝奴夫人就這麼唱著，唱著，已屆九十一的她，在每個場合都能應景地編出一首歌。

她身材嬌小而豐滿，動作敏捷輕快，在穿上光滑如緞的衣服和柔軟的鞋子後，就像個填充娃娃一樣。她經常拄著根拐杖，迅速而靈巧地在康奎斯陡峭的街道裡上上下下，十分惹眼，使得另一個女人飽受刺激，也有些生氣，聲稱貝奴夫人是因為有點「不正常」才這樣的。我不知道她口中的這個女人是誰，只有聽到她一再重複著「不正常」，並摹倣她朋友氣嘟嘟的樣子，然後啞然失笑。

貝奴夫人有個表姊妹叫法伯瑞（Fabe），我們的房子就是向她租的，它座落於城堡路（Rue de Chateau）外，與羅曼斯科（Romanesque）溫泉所在地的福莫茲門（Porte de Founouze）遙遙相對，再往裡走，就可以看到聖母瑪莉亞的古代石像，上面還豎著纏上絲帶的鐵十字架，不過如今這座石像已慘遭「梟首」。有一天這對表姊妹和我們一起閒談，法伯瑞夫人告訴我們，貝奴曾經在石像附近摔了一跤，雙膝跌進一堆滿是爛泥的水坑中。說著說著法伯瑞還把手舉到臉部，作勢欲遮，向我們誇示當時她受到多麼大的驚嚇。可是這個時候，貝奴卻轉過頭揚著眉，說道：「因為我正要到瞻聖亭禱告嘛！」

貝奴夫人說得鏗鏘有力，我在感動之餘也接近了她，坐在她身邊真讓我如沐春風，而且還「吐氣如蘭」，呼吸中隱然可聞到草莓醬的味道。有時她的聲音低沉親切，就像在禱

告似地說：「聖傅伊（Foy）是為了耶穌基督而以身相殉，是個聖潔的受難者，現在，她就康奎斯這兒保護我們！」笑容中滿是驕傲。

此外，她的記憶還可以跨越九十一年前，而直接回溯到她母親、祖母與曾祖母那個時代，比如說一七九一年那樁偉大的事蹟，她仍可侃侃而談地告訴你：當時有大隊兵馬前來，打算沒收聖傅伊的雕像，以及「寶庫」裡的其他寶貝，可是康奎斯的人民卻眾志成城，最後終於把它們從那批如狼似虎的士兵手中給救了出來。「噢，那晚的暴風雨真是可怕極了，」她如數家珍地說道：「雷電交加，大雨傾盆而下，街道都變成了怒濤洶湧的滾滾河流和瀑布，沒有一個人敢外出……」

此時已十一點了，鐘聲二度響起，多少年來它都一直像這樣準確報時，謹守著自己的本份，不忤不求。到了下午已是豔陽高照，到處一片綠意盎然，我們向南走了四分之一哩，只見高聳入雲的奧琪（Orre）山峽微微斜向天際，最遠方的高處還立了一個木頭十字架。盤旋在我們上方的，是嗡嗡作響的蜜蜂，依牆而建的柵欄爬滿了紫籐，群蜂就在這片枝繁葉茂的紫籐間舞弄著，而我們下方的石頭屋頂也在豔陽中閃閃發光。

大夥把這些從片岩所切割出的石頭叫做「錄茲」（Luz），可以當成石板瓦，以扇形鋪在屋頂上，美如片片耀眼而閃亮的魚鱗，在康奎斯這地方的陡峭屋頂上，它們俯拾皆是。

這種片岩顏色不一，或是帶有銀白光澤的藍灰色，或是閃現著金黃的灰褐色，上面則爬滿了深黑的青苔和地衣。它們從山腳下往前迤邐，並一路延伸到上面的斷層，就像是古堡的廢墟，一副凋零破敗的樣子。在風化作用下，它們被切割成不規則的厚石板，散落在旁，上面覆蓋了由都鐸（Dourdou）出產的紅沙所形成的粉紅色灰泥和膠泥，康奎斯人建屋所用的石材即取自這兒。

我把筆記本和鉛筆塞入小鹿皮袋子裡拾級而下，經過玫瑰園和我們屋前那條街的階梯，來到下面由石頭鋪成的狹窄街道。忽聞上方半開的廚房窗戶裡傳來陣陣歡笑聲，看來他們剛剛在烈日當中的酷暑裡用完了午餐。

教堂廣場（Place de l'Eglise）仍是空盪盪的，除了雨燕刺耳的叫聲呼嘯而過外，四周一片靜悄悄的。只見牠們滑翔著，旋轉著，在大教堂黃色的古牆裡鑽進鑽出，而普洛（Plo）泉的水花也四處飛濺著。在十七世紀的著作「康宮朝聖導覽」（Guide for the Pilgrim to Saint James of Compostelle）中，就對此泉的價值和功效讚譽有加。至於康奎斯的聖傳伊紀念堂也成了里皮聖母院（Notre Dame du Puy）路線上一個主要的歇腳處，這條沿著普地安西斯古道（Via Podiensis）的路徑，是朝聖者的四條行進路線之一，可引領他們穿越法國，而到達遠方的芬尼斯泰瑞（Finistère），那兒已越過了庇里牛斯山，是歐陸的盡頭。第八世紀末，

隱士皮拉猶 (Pelajo) 在一間古廟下面發現了聖詹姆士的遺體，那間古廟隱身在山上濃密繁茂的林子裡，當時它的上方正有顆大星星閃耀著。

「順著普地安西斯古道到聖詹姆士遺體那兒朝聖的勃艮第人和條頓人，也一定會到聖傅伊的遺骨處瞻仰一番，以憑弔這位仍是完璧之身的殉教者。」「康宮朝聖導覽」一書的作者（一般人以為是艾米瑞·皮考 (Aymery Picard) 所著）也告訴我們，聖傅伊在艾金 (Agen) 與該城主教凱普萊斯 (Capras) 慷慨赴義的情形，後者在前者的鼓勵下從容就義，帶走一身聖潔。作者又說道：「到最後那位殉教者完璧的無價遺體，就備受尊榮地下葬在這兒。在普通話中管這兒叫康奎斯，而她的墳墓上也建了座充滿羅馬大會堂風格的美麗教堂，以表彰上帝的榮耀。即使到了今天，大家仍以最戒慎恐懼的心，敬謹遵奉著「比尼迪克聖律」(Rule of Saint Benedict)，許許多多的恩寵也會降臨在前來禮敬聖傅伊遺體的那些人身上，不管是身強體健，還是疾病纏身，都會同蒙其恩。在教堂門前則湧出了絕佳的泉水，汨汨的水聲彷彿訴說著她感人可佩的事蹟，相信這要比任何人的話還要讓人信服，還要讓人動容，至於她的慶祝節日則是在十月六日。」

* * *

一九七五年我們首次由南部的普羅旺斯省 (Province) 來到這兒，那個冬天我和傑克就待在座落於橄欖樹叢間的一棟屋子內，自從定情於普羅旺斯以來，這是我倆首次相偕外出。包圍著我們的是片一望無際的鄉村風光，它一直延伸到列波 (Les Baux)、葛拉諾 (Glanum)、聖雷米 (St. Remy) 和亞維儂 (Avignon)，並遠至亞耳 (Arles)、卡馬克 (Camargue)，以及聖瑪麗 (Les Saintes Maries de la Mer) 的海邊。這番令人欣喜若狂的異教徒之愛不斷向外延伸，載欣載奔地踏遍法國每一片土地，而且有股欲望，想要盡我們一切可能地多看、多學習。

猶記得有個隆冬的夜晚裡，我們窩在戴斯特路 (Route du Desert) 的那幢房子裡，和一些朋友在火爐前的紅色克希茲 (Kishitz) 地毯上閒聊。在這個偶然的機遇裡，聖傳伊的形象就這麼一點一滴地累積在我腦海中，最後甚至擄獲我整個想像力，直覺得我們必須前往康奎斯一探究竟。那種感覺讓人魂縈夢繫，就好像她是我失散多年的一個心愛洋娃娃，只是這個洋娃娃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。雖然我未曾見過她任何一張照片，可是其遺骸、金身和所鑲嵌的珠寶等卻像個石榴石一樣，以它耀眼的光芒照亮了我一片昏暗的心境。她給我的印象是更加深沈、更加蒼老、更加神秘，以及更加的重要，其程度遠超我對普羅旺斯的熱愛和那股喜不自勝，以及對它那股神秘感的嚮往。

我在米其林 (Michelin) 版的奧佛尼導覽 (Guide to the Auvergne) 以及墨希德 (Munich) 版的法國南方導覽 (Blue Guide to the South of France) 中，曾讀到少許有關於她的故事。那些書是紐約的一些作家朋友送給我們的，這些年事已高的超現實主義者，曾在二〇年代住在法國，那情形就像是七〇年代我們揮別大學生涯放洋出國一樣，雖然我在事前就了解不少，但仍沒做好充分準備。

來到這兒後，我們曾越過席維尼 (Cevennes)，沿路並在艾比 (Albi) 待了兩個晚上。直到四月末的午后抵達康奎斯時，艾比這個地方的寧靜，以及迂迴在紅磚要塞裡的那座教堂，仍十分深刻地印在我腦海裡。

在我們開車從艾比經過那片起伏甚大的綠色平原，往羅德茲 (Rodez) 進發時，一整天都是豔陽高照。就在羅德茲北方二十五英里處，也就是剛過了聖賽普倫 (St. Cyprien) 時，我們進入了都鐸的石製稜堡，又過了幾英里後就開始爬上陡峭的斜坡來到康奎斯。在我們抵達前曾短暫地下了場雨，街道上猶濕漉漉的，石板瓦的屋頂也因雨水的滋潤而閃閃發光，此時四周空氣一片清新，就像到山上踏青時所聞到的一樣。在我們住進聖傅伊飯店 (Hotel Saint Eloi)，並打開房間窗戶往外眺望時，可透過陡峭的屋頂看到狹窄的街道，視線再往上拉，只見那間黃石打造的教堂靜靜地隱約浮現，此刻我覺得我們已經身處於天國之